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ECONOMICS AWARD

获得者著作

马洪文集

第七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像

作者简介

马洪，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原名牛仁权，1938年春在延安时改名马洪。曾用名牛黄、牛中黄。

他出身贫寒，13岁时被当地小学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他自学中学课程，并协助当地著名爱国人士、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从那时起，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集会，爱国思想日益浓厚。1936年年初，马洪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工作，先当录事（即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半工半读）。在此期间，他当过售票员、行李员、运转员等。他努力自修学业，阅读进步书刊，不断开阔眼界。

1936年冬，马洪参加了“牺盟会”，积极参与同蒲铁路职工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冬，太原失守，他跟随同蒲铁路局迁到侯马。11月，在侯马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由于他努力工作，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被推选为同蒲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在同蒲铁路沿线的各段站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展开对敌斗争，并参与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8年，马洪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洪从延安被派往东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后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因受“高饶事件”的牵连，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工作。后又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同时兼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国家建委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5年，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改任名誉主任。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聘为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目 录

总体运筹 综合开发	(1)
预测 2000 年的中国	(13)
研究新疆发展战略 加快新疆开发建设进程	(35)
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41)
切实抓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50)
发展咨询研究事业, 实现投资决策科学化	(52)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57)
国营企业承包经营的几个问题	(84)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93)
改革, 开放, 搞活横贯我国东西、联结亚欧陆上动脉	
地带的经济	(117)
把发展和改革结合起来研究产业政策	(128)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融合的一个范例	(139)
新思路 新方法	(143)
项目评估和决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5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160)
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175)
把陇海—兰新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研究结合起来	(181)

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变革	(189)
开发黄金水道 发挥流域优势	(195)
上海旅游业的发展要与它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 作用相适应	(200)
在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研讨会上的讲话	(204)
我国技术改造政策的探讨	(218)
国际会议得来的信息	(229)
转让企业产权优化资源配置 ——北京齿轮总厂购买小企业的情况调查	(232)
房地产业应当有一个大的发展	(239)
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业政策	(248)
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研究	(264)
完善承包制迫切需要合理解决工资问题	(268)
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做好对外开放工作	(271)
以改革的精神探讨轿车工业发展的政策	(289)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前景(上)	(294)

总体运筹 综合开发^{*}

关于三江平原经济区发展战略问题，我提六点粗浅看法。

一 三江平原经济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三江平原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它拥有非常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煤炭资源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如石墨，硅线石、铁矿和黄金，有和长白山森林相媲美的森林资源，有比内蒙古草原更好的草原。此外，还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和水面。总之，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水上、水下都有宝，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多层的资源带。在我们祖国美丽富饶的大地上，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地带之一，是一个黄金地带，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我们这样称它是当之无愧的。

这个地方已解放 40 年了。40 年来，我们为了开发这块宝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里，我们建设了全国最大的实现了机械化的国营农场群；开发了在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矿；建设了大森林工业，兴建了很多工厂；修复和新建了铁路、公路和松花江的航运；并在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建设了佳木斯、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新

^{*} 本文是作者 1986 年 12 月在“三江平原经济发展战略咨询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经济纵横》1986 年第 12 期。

兴的中等城市，改造了很多原有的城市。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知识分子与干部，给祖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拿今天和40年前的三江平原对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佳木斯市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据说还不到10万人，现在，已经有50多万人了，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同志们生活在这里，体会一定比我深。我第一次来佳木斯，正是解放的时候。我第二次来是在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办公厅派我们几个同志到这里来调查工业调整问题。到现在已经过了24年，佳木斯市今非昔比，变化巨大。在这之前，我没有看过东部的农场。西部的农场，如九三农场等我在1952年去过，和今天看到的东部农场的样子对比一下，那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变化说明我们的成就是很显著的，说明我们付出的巨大劳动，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给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统计，国营农场给国家上缴了上千亿斤粮食；4个煤城在“六五”期间，每年大约生产了5000万吨煤炭；林业局这些年为国家提供了1600万立方米木材。我们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水泥袋纸是供不应求的，全国的水泥袋厂都用这里的纸；在井下用的防爆电机都是这里生产的，联合收割机也是国内第一流的。鸡西的采煤机在全国名列第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和德、英等国媲美。所以我们说三江平原经济区在过去对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在今后将要作出比现在更大的贡献。

第二点，这里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无论是地上、地下资源，除了森林资源以外，其他资源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森林有过伐现象。有相当多的荒地没有开垦，就是已经开垦的土地打的粮食，还有很大潜力远未发挥出来。我们有很多地方亩产已达到300斤、500斤了，但还有很多地方，亩产不到200斤，虽然土地的肥力不同，但是如果采取一些科学的办法，我们的农业生产，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也还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在这里，我想把开荒问题谈一谈。三江平原的开荒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大规模地开荒，如果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将可能破坏生态平衡。这样，一方面大量开荒种粮，另一方面又大片土地撂荒。开荒战线过长，使治水工程量加大，治水投资大幅度增加。新中国成立以来，农

场系统开荒 4000 万亩，但粮豆单产始终在不高的水平上徘徊，因此，农场的农业生产也应当摒弃盲目追求外延发展的道路，而走提高单产为中心的的内涵发展的道路。我们大片草原还没有很好地利用，我到某个县问了，过去有 40 多万只羊，现在只剩 10 来万只了。这里有那么好的草场资源，比青海、内蒙古草原要好得多。那些地方牲畜过量，草不够吃，而我们这儿有草没牲畜去吃。我们好多江河、湖泊、水库还没有很好利用。我最近在八五二农场看了一个水库，他们放水一天就捕到 10 万多斤鱼，这说明水面养鱼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可是我也问到有相当多的水面没有充分利用。至于地下资源，除煤炭的开采成绩比较显著外，其他矿藏的开采，比如说鸡西市的石墨矿，就没有很好地开采。硅线石是很好的耐火材料，日本人卖给我们的要价很高，其实这种耐火材料的原料就是我们的石墨。另外，好多资源有待于我们开发，现在都在沉睡，还有待于我们去唤醒。所以，我们开发三江平原的任务只是刚刚开始，而远远不是终结。因此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非常及时的、必要的，是远见卓识的百年大计，是任重道远的伟大事业。待到 2001 年，即我国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这次会议，就会感到今天讨论三江平原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第三点，要更好地开发三江经济区，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要肯定我们的成绩，同时找出毛病，找出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就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怎样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形成新的战略，使今后的开发搞得更好。

二 三江平原开发战略应由过去单一各自的开发转变为协同整体的开发

过去的开发，农场只管农场，煤矿是怎么回事它不管；煤矿只管挖煤，农场的事情它不管；林业也是一样。我们有些城市的建设也是如此，煤炭城市只管煤炭，林业城市只管林业，像双鸭山、七台河就是单纯的煤城。佳木斯要好一些，因为它是处在中心地带，但是真正从整体开发、整体规划的角度衡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总体筹划、总体设计、总体开发不够，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单纯的开发也是必要的，但是单纯的开发首先应

该有整体观念，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各自的开发。当然不能混在一起，让挖煤的去管树，让砍树的去种田，这显然不对。但是，挖煤的要考虑考虑周围的农场，农业是怎么回事，也要考虑考虑森林怎么保护，怎么样和森林结合到一起。农场也是这样，怎样和林场结合在一起，怎么能够和周围的煤矿城市开发结合在一起。这里面有很多相互关联的诸多因素的问题。我说这次三江平原的开发就需要有一个整体开发观念，就是由单一的、各自的开发，变成协同的、整体的开发。我提出这个问题来和同志们研究，究竟是单一的、各自的开发好呢，还是采取一个协同的、整体的开发好？我觉得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单一的、各自的开发有没有好处，有什么弊病？协同的、整体的开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困难？我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请同志们共同研究一下。我走了这一趟以后，很多同志和我谈话时，都是各自说自己的问题。而且，各自都对对方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正是由于我们过去的开发缺乏一个协同的、整体的发展战略的观念，我同行的同志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这里的开发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我还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我认为今天提这个意见还早一些，将来可能要走这条道路。今天，首先应走农场、林场、煤矿互相协同的整体开发道路。提出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下一步才可能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问题。我们这里既是一个城镇，同时又是一个乡村，乡村城镇化了。我们一个农场、一个分厂、一个队它就是一个小城镇，它不同于过去的乡村。我想我们的林场可能也是这样，我们煤矿也是这样，一个矿就是一个城镇。鸡西的同志在和我讨论鸡西发展战略的时候，说到他们要搞一个百货大楼，还要搞一个什么中心。我说我不赞成你们这个意见，鸡西矿东西北拉得都很长，那些矿工跑几十里路到你这百货大楼买东西很不方便，若能在每一个矿山中心搞一个比较小的但是比较像样的百货商场，恐怕会更好一些。当然不一定要搞一个一万平方米、两万平方米那样的百货大楼，要针对矿山城市本身特点搞。从确实方便矿工的日常生活、使矿工得到真正的实惠的思路去搞，切不可只图虚名、摆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对于矿山这种分散型的社区来说，不能只搞一条或几条热闹一些的街，重要的是使方便群众生活的商业网点星罗棋布。所

以，我觉得我们这些矿山城市，他们开发的方向是需要研究的。你专搞一个很大的城市那怎么可能？因为工人、煤矿在另外一个地方，离你的中心有几十里路，它那个鸡东县和鸡西市的距离 30 公里算是近的，有些矿山与中心的距离是六七十公里。我前年到了临江市，他们告诉我，他们市有 100 多万人，我问他这 100 多万人在哪里，他说这个城市从东到西有 120 多公里，实际他是分了很多点的。恐怕我们这些农场，林场、煤矿布点是很多的，每一个居民点就是一个小城镇，不是个一般的农村。因为，我们的农业是大生产的农业，现代化的农业，不是小生产的农业，不是传统农村的概念。所以，这里面揭示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我在鸡西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接受了我这个观点的。我觉得我们的农场和农场总局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建了很多大楼都集中一个地方，我们的资金本来就有限，而农场本身还有很大的困难，另外，这些地方离那些农场很远的，这种办法好呢，还是适当分散一下好呢？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值得研究的，这些都是我们发展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我们市里领导或基层领导来看，我们这些建设方案恐怕是不同的。不同的思路可能都有合理的部分。那么怎样来统一呢？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哪一种方案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最大，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判断是非优劣的标准。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仔细地研究。我们缺乏整体开发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道路，铁路是国家统一兴办的，当然现在地方也办铁路。现在有好多的公路，农场管一段，县里管一段，市里又管一段，从公路的路面上很明显地就可以看出是谁管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总体开发的观念，那结果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究竟怎样修路最合算、最经济呢？是以我为中心，只要我在这里就要给我修一条路过来？还是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考虑规模经济的最优化为中心，这就是带有整体性战略性的决策问题，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发展经济。就像这一类问题，我觉得应当系统地研究一下，把我们整个地区当成一个整体，一个大系统。但这个事情也不能责怪我们哪一个部门，因为我们怎样开发三江平原还缺乏一个整体的科学规划，过去我们就是条条起作用，只能自己考虑自己的事情，这类事情上级领导机关也是有责任的。

三 每个产业部门应该由单元的产业结构变为多元的产业结构

我们的农业、林业、采煤业、还有其他一些大的产业是不是应由单元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多元的产业结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带着“原”字，煤是原煤，木是原木，粮是原粮，这就最明显地体现了我们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而这样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是我们的经济效益低的主要症结。比如，我们的煤炭，运出去的是原煤，如果我们把煤炭进行洗选的话，那么煤炭的价值就可能高出 20%—30%。同样生产那么多的煤，价值就提高了。如果我们再增产，那么产值就更多了，开采同样数量的煤炭，价值就更高了，经济效果就会好了。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而且这样做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大地节省了运输力。鸡西的同志们讲，牡丹江那一段是单线铁路，卡脖子。落地煤达 400 万吨，一方面哈尔滨缺煤缺电，另外一方面煤城落地煤运不出去，这岂不是一个矛盾？如果我们经过一番洗选，落地煤就变成不落地，马上就可以发挥它的效力，整个社会效益都会提高，这件事情不用花费很大的力量来办，也不一定花很多钱。经济效益提高以后，钱就来了。我们过去的老观念是你要叫我搞一个洗煤厂，就得给我钱，我来办。今后恐怕就不能采取这个办法搞了，而是靠你自己提高了经济效益以后，加速资金周转，增加一些新的能力。比如说把我们的煤由一次能源变成二次能源，就是建坑口电站，不是运出煤，而是发出电去，那个效益就更好了。现在煤矿赔钱，电力赚钱，如果把煤矿和电力联营，煤矿就不赔钱了，电力也发展起来了，这样煤炭也不用运出了，只要把电送出去就行了，那又是一个转变。现在是没有煤的地方搞电力，有煤的地方缺电力。又比如，还可以搞煤气，现在这几个煤矿城市，家家户户还是用煤做饭，一浪费用煤，二污染环境。如果生产煤气，还可以兼产焦炭，既可综合利用煤炭，还可以搞煤炭化工，还可以搞腐质酸做肥料，改良我们的土壤。我们只是说发展黄豆等生产需要多少化肥，如果在那个地方搞腐质酸生产不是很好吗？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研究。这一类东西搞起来之后，1 吨煤的价值就可能变成 3 吨、5 吨煤的价值，甚至于更多的价值。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经营原煤，效益怎么提高呢？山西的同志说过去挖煤越挖越赔钱，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后，挖煤还是赚钱的，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发展煤的近邻产业，即煤化工和煤炭机械等。比如鸡西就有很多的煤矿机械厂，它搞这个东西就能搞好，据说我们佳木斯市也有和采煤机械配套的机械厂，和煤炭机械相应的还有其他产业，为了城市的发展，相应的第三产业、轻工业都应该有所发展。虽然他们仍以煤炭为主，但是这样做，城市的经济结构就成了多元结构。另外，我们煤炭城市里是否可以考虑给我们国营农场生产一些家庭农场所需的小型农机具或配件和附件，免得我们农机系统千里迢迢去关内搞协作。要发挥城市附近的这种生产力，这也是总体战略要考虑的问题。比如农场，我看了几个农场，凡是把单一的粮食生产变成多种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经营情况就好得多。八五一农场，农业之外的各业产值大概占40%以上，比我们看到的友谊农场和八五二农场日子好过得多。无疑农场应以农为主，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在我们这里以大豆、小麦、水稻和其他作物为主，但不能仅仅经营这些，我们依靠这些东西还可以生产很多东西。首先是对农副产品加工，能加工的产品就在农场就地加工。这就是总体开发战略。农场也应为周围的几个煤矿城市服务好，因为周围这些煤矿城市需要各种食品，比如生产矿工下井用的方便食品和快餐食品。食品从我们这就近供应总比从远处调来经济得多嘛。如果煤矿城市的粮食从外地调来，这里的粮食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和把煤炭调到别的地方去发电，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好的。我看八五一农场那种做法值得借鉴。这样做，我们的农场不但不会减少粮食生产，相反可以使粮食生产得到更好的发展。当然不只是粮食加工，还可以经营其他行业和产业，如建电厂、挖煤炭、采金矿等。一定要种田？我们劳动力还有多余，有许多农场的职工子女需要就业，给他们开辟多种生产而不是种田的门路那不是搞得更活一些吗？林场也是一样，林场过去是搞林木、原木，怎么样能够从单元产业结构变为多元产业结构，比如，林产化工、木材加工、造纸，还有生产、养殖林产品，还可以发展各种药材。三江平原在药材生产方面有潜在的优势，像人参、鹿茸、刺五加、五味子、黄芪等，可以大量生产，并有计划地打入

国际市场，使之成为出口创汇产业，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另外，还可以种蘑菇、木耳等食用菌类。应该是多种多样，综合发展。

我们千万不能再走以伐木为中心的单一的林产道路了。三江地区的林业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东北地区的生态平衡和自然气候。日本森林覆盖率是我国的几倍，还采取封山育林、进口木材的方针，而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味地伐木，育林远未跟上，其结果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沿途许多同志谈到这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我们这种以采伐为中心的林业道路是扼杀林业的道路，现在是到了非痛下决心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为民族计，为子孙计，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计，我们的林业必须以育林、营林为中心，育林为主，采伐为辅，并适当增加进口。我们的林业部本质上应当是育林部、营林部，我们的林业局也应该是育林局、营林局。

无论林场，还是农场，都需要机械。林场需要森工机械，农场需要农业机械。有些煤矿机械、农业机械也可以在当地搞，如果不成，到佳木斯来搞，这样搞就有了整体的考虑，就不是单一的考虑，这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解决。

四 应该把封闭和半封闭型的经济形态变成开放型的经济形态

前面说的总体开发也好，多元经济结构也好，都需要有一个观念的变化。把我们从部门的、地方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条条块块分割的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形态。我们现在经济的发展都受到条块壁垒的阻挡，我们要打破这种条块壁垒，从条块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近处来看，比如说一个市带了几个县，鸡西带了鸡东，它与密山、虎林关系密切，但上述县又是牡丹江的属地，很不方便。可是如果我们突破条条块块的关系，以经济辐射力冲破行政区划，肯定密山、虎林与鸡西的联系要比与牡丹江联系多，可现在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很大。从最大的范围来看，我们三江平原的5个市，还有那么多县，以及我们三江平原和哈尔滨、绥化、齐齐哈尔、松花江地区、吉林省、关内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联系，都必须冲破这种条条块块的限制。最近，汪道涵同志带上海贸易代表团，应市长邀请来佳木斯市商谈了横向联系的问题，这不是和上海联系起来吗？这就是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实际步骤。现在我们提引进外资，对外开放，首先是对省内、国内开放，同时也要对国外开放，我们不是要对苏联开放边境贸易吗？肯定今后对苏联的经济往来会越来越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边境也越开放，你们这里不是要研究边境开几个口岸吗？我们到了虎头镇，它 3000 多人的小镇也要求向对面 10 多万人的苏联依曼市开放。我们和苏联的口子要开，更重要的是我们市与市、县与县之间要开放，现在已开始建立了关系。还有三江平原和黑龙江其他地区之间，以及三江平原和关内、关外的省市之间。这个开放，是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个带有战略意义的事情。过去的发展只限于我们这个地方，今后我们要面向全省，面向全东北、全国，面向全世界。应该有这个观点，而且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要向前推进，这是一个大战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怕吃亏。经济一开放，落后的地方比先进地方总是要吃点儿亏，不吃点儿亏就不能把这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比如我们国家开放，日本人、美国人就占了我们的便宜。但从长远来看，这对我们很有利，“近视眼”是要吃大亏的，无论对内对外开放，都有这个问题。哈尔滨自行车厂在面临转产的困境下，与上海自行车厂实行横向经济联合，用上海自行车厂的凤凰商标和技术，每台车让利 8 元。由于凤凰车销路好，看起来让了 8 元利是吃了亏，但不让利，你就得不到它的技术，达不到凤凰牌的质量标准。从而你也就没有好产品出售。“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一种互利。

五 关于改革问题

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把企业搞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场也实行了承包制，但是，我们的工厂、农场却反映放权没有真正放到企业。虽然国务院几次强调给企业放权，但大部分权力被管理局、公司截留了，真正放到企业的权力是很小的。成立的这些公司，它们不直接经营，每年却叫企业缴纳很多管理费，不管经营的好坏都拿，而企业经营的好坏不闻